

列傳第二十二

北齊書三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王昕弟瞻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六世祖猛秦符豎丞相家於華山之鄰城父雲仕魏朝有名望昕少篤學讀書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射武服持刀陪從昕未嘗依行列悅好遊或驅騁騎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馬在前子為驅策昕令轡高拱在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

府望性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散數錢於地令諸
佐爭拾之所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眎所乃
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所
獨執版却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
帝叔今為宴適親起輿牀卿是何獨為偃蹇對
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形安敢
以親王寮案從廝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
酣暢所先起卧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
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所曰商辛沉酒

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微寮敢任其各悅大笑
而去累遷車萊太守後吏部尚書李神儵奏言
比因多故常侍遂無負限今以王元景等為常
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
與近臣戲狎每見所即正冠而斂容焉所體素
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為
人之師表遷秘書監所少與邢邵俱為元羅賓
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果從
弟會兵將執之所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邢

子才當先殺我邵乃免焉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世宗說此言以為笑樂昕聞之故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顯祖以昕疏誕非濟世所須罵之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讒之者曰王元吉京每嗟永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徙幽州後徵還除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事帝叔父臨漳令嵇暉及舍人李

文師以暉賜薛農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鄭子默私謂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子默遂以昕言啓顯祖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殷紂楊愔微為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尔博士尔語比王元景所教帝後與朝臣酣飲昕稱病不至帝遣騎執之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保十年也有文集二十卷子顯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弟晞字叔朗小名沙弥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

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弥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難為兄不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啓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鄴遷遨遊鞏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

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獬書勸令起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獬吾豈願其必獬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旣疑其非獬亦可疑其是獬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獬而營護雖獬亦無損疑其非獬而不療儻是獬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死若三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旣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

萬三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颺飛霧襲方
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
足下何必從容為將軍言也於是方得寬俄而
信近之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
者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度范陽
盧士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為大將軍握晞等手
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
移吾口弟成立不負我方卿祿位常亞吾弟若苟
使迴邪致相誑誤罪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

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公演友
齊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
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
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為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
體勿怪於眾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
杖以故不殺髡鉗配甲方居三年王又固諫爭
大被毆捷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
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
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

吾氣力憊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
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為人兄尊為人主
安可與校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
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強坐而飯晞由是
得免徒還為王友王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
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
私第自古以為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
約絕主上顯顯賴殿下扶翼王納焉常從容謂
晞曰主上起居不怕卿耳自所具五品豈可以前

逢一怒遂尔結舌卿宜為撰諫草王當伺便極
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王切諫王曰今朝廷乃尔
欲學介子走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
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
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歎歎
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
今便自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王承聞苦諫遂
至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
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嗾尔口

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扶數六會
醉卧得解尔後褻黷之好適於宗戚所往留連俾
晝作夜唯常出邸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
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
廷實之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宮
委一胡人令平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
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
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但行遂冲退自謂
保家祚得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

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
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
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耶王不
答帝臨發勅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
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事都督攝文武還至并乃延晞謂曰不早用卿
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
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
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

頃奏趙郡王勣爲左長史晞爲司馬每夜載入
畫則不語以晞儒緩恐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
各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
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法繩之晞曰朝廷比
者踈遠親戚寧思骨肉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
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
由可久且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幾變化形變
斯集雖執謙抱糝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
先帝之基王曰卿何敢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

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異謀是以冒犯雷
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
曰拯難匡輔方侯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言
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
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
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
物無異望杳等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
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內
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所論

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體因隙問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第既發論吾亦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校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祚詔晞曰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勅尚書陽休之馮驥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宮與共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司興服增損或道德高德

又在沉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疇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齊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與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勅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爲太子大傳晞以局司奉璽綬皇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勅問外間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

駕將行帝曰厚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
欲習武晞曰臺駕巡狩爲復何爾若輕有驅使
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
酌帝使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群下好相誣
者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奉車駕北征後人言
陽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
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
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
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

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
不受或勸晞勿自踈晞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
多矣充屈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踈緩不堪時
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
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
的當得綰爲不書箚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
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
使小黃門就宅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
妻終不言晞以手拊背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

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其儒緩由
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晏然歷東
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
司監脩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閑淡寡欲雖王
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間未嘗
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咏遨遊登臨山水以
談讌為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常詣晉祠賦詩
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使至召
晞不時至明日永一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晞曰
昨被召已朱顏得不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
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
豈直在魚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
東北走山路險迫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曹
不一廢每未肯去行侶尤之晞曰莫尤我我行
事若不悔又作三公矣齊亡周武以晞為儀同
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陽
年七十一儀同三司曹州刺史

北齊書三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陸法和

王琳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者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自出嵩高遍遊遐迹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兆

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
道共擅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効師
云擊之何也和自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
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
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擅越但
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剋亦不剋
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主於江陵法和乃詣湘
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
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

大笑曰無且里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相祈禱
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
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舸不介胄沿流
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
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
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舸
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即返
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
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

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
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刹實是賊標今何不
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
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
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
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為郡守及魏
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

曰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臂其

此且即遂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

侯景自然平復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
巫峽待之乃摠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
水遂分流橫之以鐵鑊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
渡峽口勢威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
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
吾目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塔箭鏃一斛許因揮
袂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
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
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

天日乎爲巫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
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爲弟
子山中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
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
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舡人懼而放之風
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
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舡纜有小弟子戲
截虵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虵因指以
示之弟子乃見虵頭齧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

悔爲虵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
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鄉徵命殊急
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
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
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
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
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業
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
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

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如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內，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箠在道間，上開一孔，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司，少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

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立人，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旣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開其城門，着麤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着。

之哭泣受罪。梁人入魏，果見饑餓焉。法和始於
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
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
魏平荊州，宮室焚燼，搃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
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
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
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諸軍事，
大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
湘郡公宋莅為鄧州刺史。官爵如故。位弟遵為

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
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返。法和與宋莅兄
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虚心相見，備三公國簿。
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繫城下
馬，為步卒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虚心相
待，何為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
館。明日引見，給通憶油，絡網車，伏身。白人詣闕，
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
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千

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
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
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
一曰。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
無異。三年間。弄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
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
將斂。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
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
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

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
為婁太后生二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
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
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
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淫。有司
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陽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
國常侍。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娖妹。並入後庭。
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

師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荊州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景之勲與杜龕俱為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甚之不可懼將為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將行謂納等

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註胡死相報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黃羅漢太府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執黃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為帝所信荆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鑿割備五刑而斬之梁元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罪請復本位永為奴婢梁元乃鑿琳送

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
示之納等投戈但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
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大位使琳
拒蕭紀紀平授衡州刺史梁元性多忌以琳所
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受都督廣州
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
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
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付官正疑分望有
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

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持若警急動
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
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

然其言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梁元為魏
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
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膺乃為梁元舉哀三軍縞
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長沙傳檄
諸方為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游諸
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頽破梁軍又以

其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克
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
象又使獻欵于魏求其妻子亦獲臣于梁陳霸
先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濟司空徵琳不
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齊將帥各乘一艦
每行戰艦以千數以野武帝遣將侯

安都周文育等誅琳乃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
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垂平肩輿執鉞
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唯以周鐵虎

一人背恩斬之錄安都文育所坐艦中令

一閣堅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
下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

三之師矣温大真何人哉帥熊曇朗周
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子頃同討之三

將軍敗並為敵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業
初魏剋江陵之時永嘉王肅年甫六七歲逃匿人

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
齊請納莊為梁主又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

今李詢駮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舍人辛愨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
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
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
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城郡公
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即位琳乃輔莊
次于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眾臨
江為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
將龍宮溢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

以身免琳兵思東下陳遣司空侯安都等拒之
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
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
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
放火燧以擲舡者皆反燒其舡琳舡艦潰亂兵
士透水死十二三其餘比皆棄舡上岸為陳軍所
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
同典兵侍御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
歸陽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合肥

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
僉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
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右
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
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
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
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饒吹琳水
陸戒嚴將觀豐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
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

是非被召還鄴武成弘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
以琳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
數升落地化爲血蠕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
之地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勅領
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琳
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
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
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遂戰軍大
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

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
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
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
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
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
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
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
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
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傳骨
梗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在將滅徐廣
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
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
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
辰搃方伯之任余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
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上思臣
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膏洎王業光啓
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
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

身沒九泉頭行千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
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
足悲者封樹靡上良可愴焉瑒早造末席降薛
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露巾雨袂痛可
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
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蕘
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
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
境還脩窀穸庶孤墳旣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

式桓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議

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泚川而建
塋域孫叔去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
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州島
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陸嘉其
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竝爲啟陳主而許
之仍與開府儀同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
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
乃問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金矛知勝等

五人密送葬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
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尚書事諡曰忠武王葬
給輜輶車琳體兒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
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敵軍府佐吏千數皆識
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在
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鄴
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
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
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

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歔流涕觀其誠信
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
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
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
渝州刺史

列傳第二十四

北齊書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五

北齊書三十二

隋太子通事告人李百藥撰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蕭明蘭陵人梁武帝長兄長沙王懿之子
在其本朝甚為梁武所親愛少歷顯職

封須陽侯太清中以為豫州刺史梁主既納
侯景詔明率水陸諸軍趨彭城大圖進取又
命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搃馭羣帥指
授方略明渡淮未幾官軍破之盡俘其衆魏
帝升門樓觀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於
晉陽世宗禮明甚重謂之曰先王與梁主和
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為魏主
并及先王此甚足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
致此紛擾自出師薄伐無戰不克無城不陷

今自欲和非是力屈境上之事知非梁主本心
當是侯景違命扇動耳侯可遣使諮論若猶
存先王分義重成通和者吾不敢違先王之旨
侯及諸人並即放還於是使人以明書告梁主
梁主乃致書以慰世宗天保六年梁元為西魏
所滅顯祖詔立明為梁主前所獲梁將湛海珍
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率衆以送是時梁太
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
為丞相顯祖賜僧辯霸先璽書僧辯未奉詔上

黨王進軍明又與僧辯書往復再三陳禍福僧
辯初不納既而上黨王破東關斬裴之橫江表
危懼僧辯乃啓上黨求納明速舟艦迎接上饗
梁朝將士及與明刑牲歃血戰書而盟於梁與
東度齊師北反侍中裴英起衛送明入建康遂
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爲天成一二年大赦天下宇
文黑獺賊營等不在赦例以方智爲大傅授王
僧辯大司馬明上表遣第二息章馳到京都拜
謝宮闕冬霸先襲殺僧辯復立方智以明爲太

傅建安王霸先奉表朝廷云僧辯陰謀篡逆故

誅之方智請稱臣永爲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
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詔徵明霸先猶稱藩將
遣使送明會明疽發背死梁將王琳在江上與
霸先相抗顯祖遣兵納梁永嘉王蕭莊主梁祀
九年二月自盜城濟江三月即帝位於郢州年
號天啓王琳摠其軍國追諡明曰皇帝明年莊
爲陳人所敗遂入朝封爲侯朝廷許以興復竟
不果後主亡之日莊在鄴飲氣而死

蕭祗字敬武梁武弟南平王偉之子也少聰敏
美容儀在梁封定襄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
左承平政寬人慢祗猶莅以嚴切梁武悅之遷
北兗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圍建鄴祗聞臺城
失守遂來奔以武定七年至鄴文襄令魏收邢
邵與相接對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討清
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
時梁元帝平侯景復與齊通好文宣欲放祗等
還南俄而西魏剋江陵遂留鄴都卒贈中書監

車衛大將軍揚州刺史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
封湘潭侯位青州刺史建鄴陷與從兄祗俱入
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沉
有禮樂善好學攻草隸書南士中稱為長者歷
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放字希逸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
所居廬室前有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
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

嗚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常有闕時以為至孝之感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徐之才丹陽人也父雄事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為江左所稱之才幼而雋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

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荅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為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暕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燕領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為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矣映光為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

王國右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
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為魏統軍石
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
僚屬乃訪之才在彭泗啓魏帝云之才大善醫
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勅居南
館禮遇甚優寒子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
多効又關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為
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
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

常侍轉祕書監又官在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
南土之人不堪典祕書將受金紫光祿大夫以
魏收代領之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文
兼圖讖之學共館客宗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
必有革易因高德政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
婁太后及勳貴臣咸云關西既是勅敵恐其有
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事之才獨
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
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

許後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為首唱
禪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
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
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為弄臣皇建二年除
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
之應手便愈孝昭賜采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
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
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
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勅令診候內史皆令呼

太后為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範出
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跋求伽豹祠嫁石婆斬
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緹靴今太后忽改名私
所致恠之才曰跋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
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
紫緹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為字此下系緹
者孰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
靴者革旁化寧是父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
八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

山乘舡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
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子斲
者五色班斲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
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
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
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鏡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
徧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
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
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

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
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再發動
斬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吐時必効故頗有端執
之舉入秋武成小定史不心發動和士開欲依次
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即是本屬遂奏附除刺
史以胡長仁為右僕射及十一月帝又病動語士
開云恨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勅驛
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
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

亦踈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必以主徵之才尋左僕
射闕之才白自可復禹之才續武平元年重除尚
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士陞令萱母子曲盡卑
狎一家苦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
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
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
辯強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
多相嘲戲鄭道玄常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
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才我頓居其兩又嘲王

昕姓云有言則

近大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

角尾而為羊盧

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

人名是字之誤

以答云卿姓在止為盧在丘為

虛牛男則為盧養馬則為驢又嘗與朝士出遊

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

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

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

生否之才曰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諧遽

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男顏色何不

悅詣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
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爲人所
知死不爲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邑白建方貴時
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邑
爲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
好爵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
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齟齬問
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
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知日牙生智牙者聰明

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爲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
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
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
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甫聞知之乃淫其
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妹少年戲笑其實縱
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明
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
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去終恐同廣陵訖公矢弟
之範亦醫術見知律太常卿特聽龍衣之才爵

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年中卒

列傳第二十五

北齊書三十三

此卷與北史同

列傳第二十六

北齊書三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

楊愔

燕平獻

宋欽道

鄭願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為司空侍中愔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歔遂為之罷酒

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惠從今已後
更欲刮目視之惜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
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
兒咸爭之惜頽然獨坐其季父暉適入學館見
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
宅內有茂竹遂為惜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
其中常以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
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
肉之食惜從父兄黃門侍郎是特相器重曾謂

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
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惜一覽便
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後悟容
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
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
入晉陽西懸壘山讀書孝昌初津為定州刺史
惜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
不拜及中山為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
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偽職惜

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佯喑不
語榮以爲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
侍郎時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爲北
中郎將鎮河梁愔適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
河侃雖奉迎車駕北渡而潛欲南奔愔固諫止
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
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
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莊帝誅爾朱榮其從兄
侃參讚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并州刺史北道

大行皇帝愔隨之侍有郢鄆人楊寬者求義從出
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州愔時適欲還都
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
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
澤禁止焉遣隊主聳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
愔謂榮貴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
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
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憐
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昌兄弟既潛竄累載屬

社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引見贊揚興遠陳
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即
署行臺郎中大軍南攻鄴揚寬於馬前叩頭請
罪愴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
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愴作祭天文燎畢而
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
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愴出及崔悽遭離家難以
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愆
之恒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愴每陣先登朋僚咸

其怪歎曰楊氏儒生人下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
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
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中書
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
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言
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
盛寒風雲嚴厚愴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
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愴從兄幼鄉爲歧州刺史
以宣言忤旨見誅愴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

取急就鴈門溫湯療疾郭秀素害其能因致書
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情遂
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沉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
安入高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
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
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惜存遣
惜從兄寶猗齎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息業
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
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高若承封華陰縣侯遷

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聰
梁使至碣磔戎州內有惜家舊佛寺精廬禮拜
見太傅容像悲感動哭歔血數升遂發病不成
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
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
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
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
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
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

九年從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
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僚莫有下淚惜悲不自勝
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
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為昭帝所誅時
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惜貴公子早著聲譽
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
妹及孫兄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人
表重義輕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
十數人竝待而舉火頻遭連厄冒復艱危一殮

之惠酬答必重

之儻拾而不問與選二十

餘年獎擢人倫以

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

致謗言以為惜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惜聞不屑焉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
問或算稱姓或筆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嘗
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惜曰卿前在元子思
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魏郭面我何
不識卿漫漢驚服人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
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

深自言。惜曰：盧郎玉潤，所以從王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鑲大帶，遇李庶，頗以爲耻，謂曰：「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惜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

之與情，隣宅，惜嘗見其門，公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惜與尚書右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並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王鎮晉陽執政，復

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
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
來爵賞多濫至是惜先自表解其開府封王諸
叨竊恩榮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
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
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
少主無自安之理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
重且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惜
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

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后及守人李昌儀者北豫
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與昌
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啓太
皇太后惜等又議不可今二王俱出乃奏以長
廣王爲大司馬并州刺史常山王爲太師錄尚
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惜等並
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惜云
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
忽有此慮長廣且伏家僅數十人於錄尚書

後室仍與席上勳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勳貴約
行酒至情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曰捉
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捉及宴如之
情大言曰諸王構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
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
曰不可於是情及士人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
頭面血流各十人挂之使薩孤康買執子默於
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
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情等唐突

入雲龍門見都督比利驤招之不進使騎殺之
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情等
唐突喻之乃得入送情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
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
側立常山王以墀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
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己王公以
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
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為國事重賀拔仁斛
律金等措獻白皇帝基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

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
桃枝之徒陛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
令却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却因
問楊郎何在賀拔仁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
揚郎所能留使不好耶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
殺我二兒次及我爾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
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
母子受漢光姬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
止太皇太后謂帝可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了

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
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公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
以子默昔讒已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
皇太后臨惜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為
之一照親內之曰以衣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
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允殺擡頭生角又曰羊
羊喫野草不喫野草者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
阿麼姑禍也道人如夫死也羊也角文為用刀
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

媿悟子獻天和皆帝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兄弟皆除名遵堯亮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摠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媿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之曰使後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

關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茹茹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高祖見之大悅尚淮陽公主甚被待遇顯祖時官至侍中開府濟南即位之後委任彌重除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又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斛律光逐而擒之子獻歎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於此矣可朱渾天和道元之季弟也以道元勳重尚東平公主累遷領軍大將軍開府濟南王即位加特進改博陵公與楊愔同被殺

宋欽道廣平人魏吏部尚書弁孫也初為大將軍主簿典書記後為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事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於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不敬憚欽道又遷祕書丞與楊愔同詔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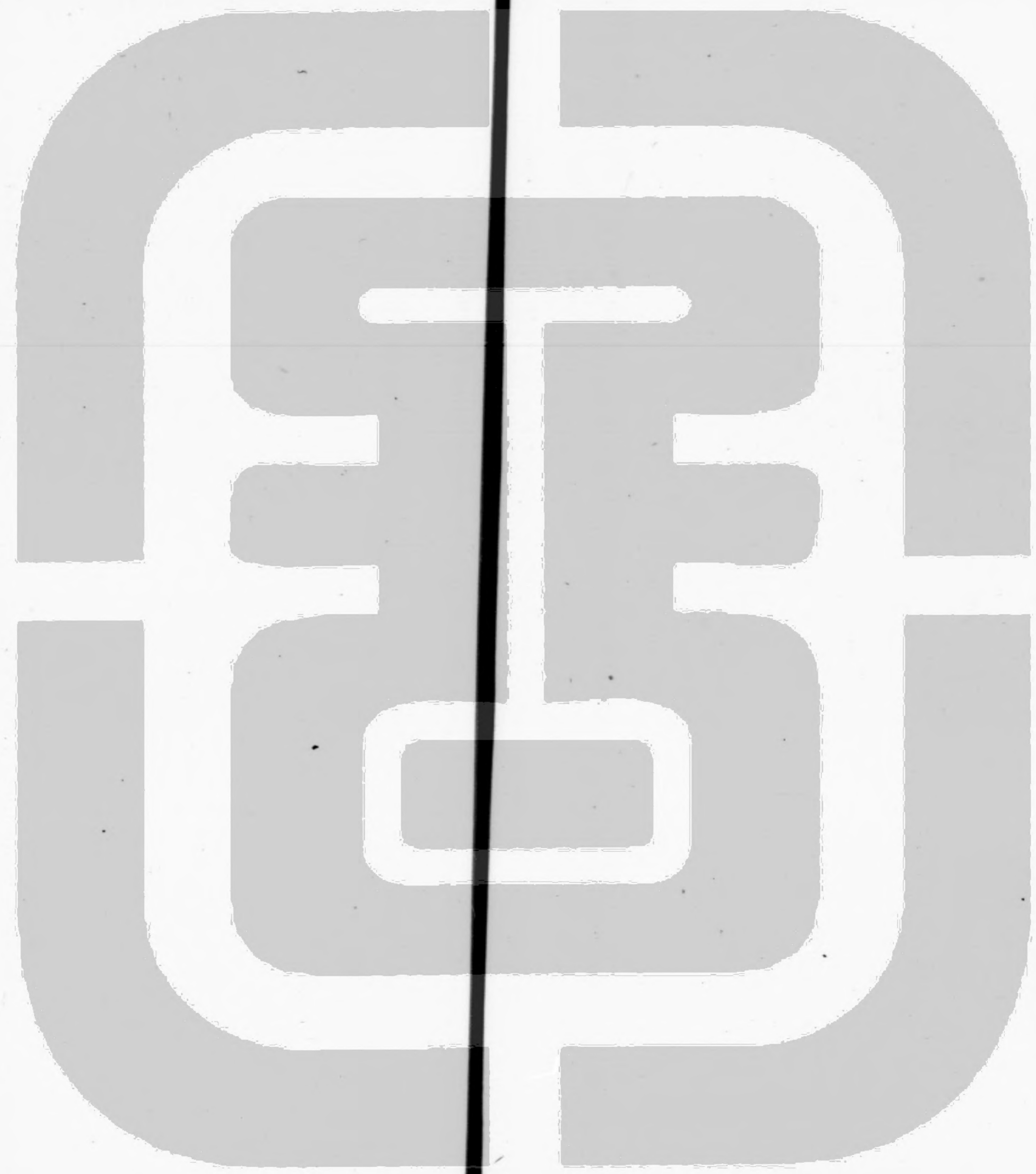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史初為太原公東閣祭酒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為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道復舊與濟南欸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愔相埒

列傳第二十六

北齊書三十四

此卷與北史同





#953.2
4014

